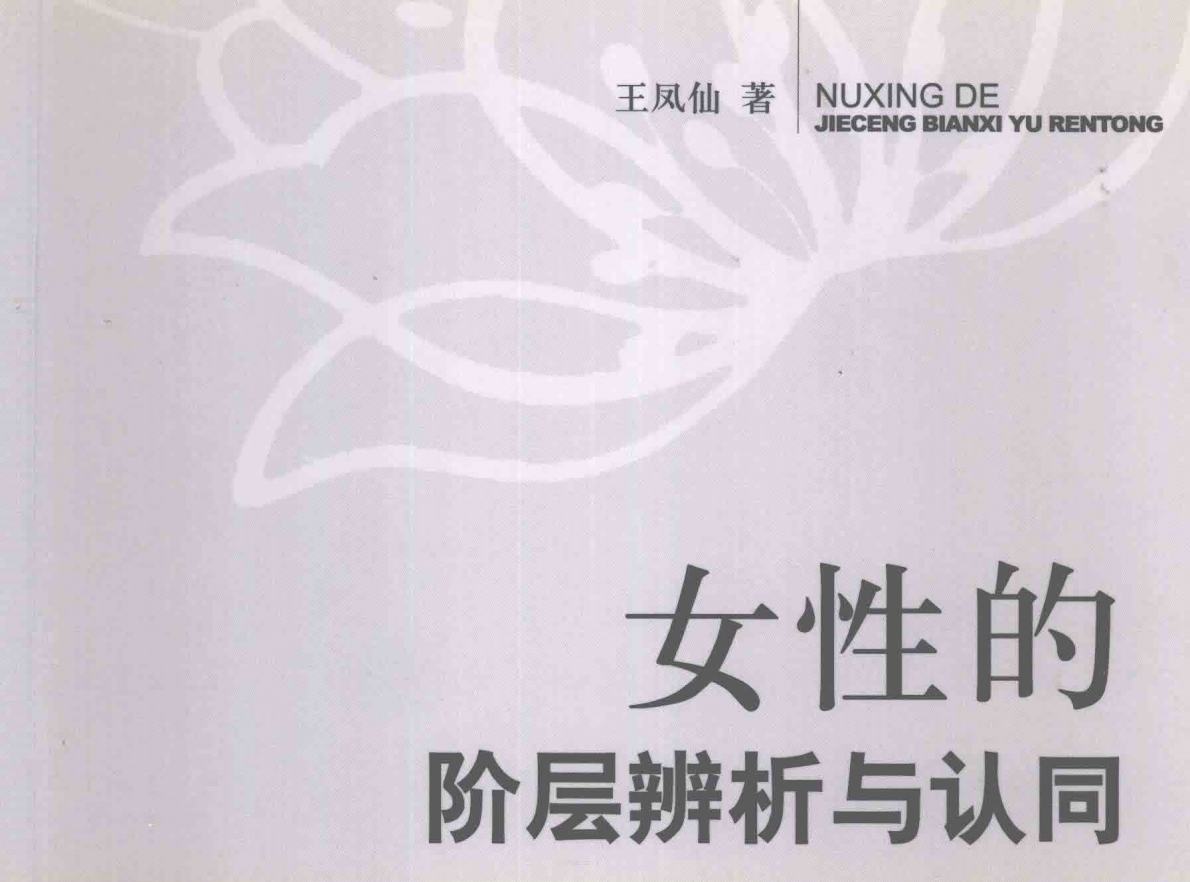




王凤仙 著

NUXING DE
JIECENG BIANXI YU RENTONG

女性的 阶层辨析与认同

女性怎样兼顾着家庭和职业？兼顾家庭和职业给她的阶层认同造成了怎样的困难？
女性如何认定自己的阶层地位？女性为什么和怎样谋求职业升迁……

中国妇女出版社

王凤仙 著

NUXING DE
JIECENG BIANXI YU RENTONG

女性的 阶层辨析与认同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的阶层辨析与认同 / 王凤仙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80203- 756- 4

I. 女… II. 王… III. 女性—阶层—研究—中国 IV. 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855 号

女性的阶层辨析与认同

作 者: 王凤仙 著

责任编辑: 周 军

责任印制: 王卫东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160 × 23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756- 4

定 价: 39.80 元

前言

女性怎样兼顾着家庭和职业？兼顾家庭和职业给她的阶层认同造成了怎样的困难？女性如何认定自己的阶层地位？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切入的角度是：女性为什么和怎样谋求职业升迁？本书最合适的读者是那些关注女性群体并对定性（质性）研究有兴趣的社会学专业人士。

在这里，我要感谢本研究的 10 位参与者，没有她们的慷慨，就没有这本书。因为所有的分析资料都是她们自愿讲述的人生故事和经验，她们向我和读者敞开了心扉，她们说：“如果我的经历对研究有用，我愿意讲出来。”3 年来，她们的话、她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虽然我已经非常熟悉她们，但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理解了她们。10 位女性在第三章全部亮相，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经验，第四、五、六章是我对她们经验的解读分析，聚焦了职业升迁的意义、职业升迁的因素和阶层的分辨与认同，第七章是对前几章分析的总结，是全书的结论和作者思想的集中表达。她们的声音陪我走过 3 年的时光，是她们支撑着我将研究继续下去，深入理解她们的过程也增强了我对自己的理解，毫无疑问，她们是我的帮助者。

也要感谢另外 5 位女士，她们接受了我的非正式访谈，热情地与我分享了她们的经验和智慧。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马丹，她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加入了本项目，成为我的合作者，提升了我完成这一研究的信心。她积极投入地完成了 3 个个案的访谈，与我分享访谈经验，并且完成了 3 个个案录音资料的文字誊录工作，还在初步分析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可惜她因为报考博

2 女性的阶层辨析与认同

士和读博士而没能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但她时常关注研究进展，向我介绍她所访谈个案的近况，鼓励我坚持下去。没有她的支持，本研究难以有如此丰富的资料 and 思想。

更要感谢王辉女士，她承担了本研究 7 个个案的录音资料文字誊录工作，这一工作是非常枯燥累人的，她总是高质量地完成，令我钦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和女儿，多年来，他们默默地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容忍我的一切。他们是我快乐工作的坚实基础，我愿意把本书献给他们，我亲爱的家人。

王凤仙于北京海淀

2009 年 5 月 4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对女性阶级/阶层的认定	1
第二节 女工的阶级属性	4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	8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女性的阶级/阶层所属——已有的研究	26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的女性阶级所属	26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阶级/阶层所属	33
第三节 女性阶层：叙述方式	43
第三章 女性关键性职业变化	49
第一节 讲述：关键的意义	49
第二节 理解：关键的连接	73
第四章 职业升迁的意义分析	99
第一节 展示自信	99
第二节 证明能力	106
第三节 实现价值	119
第五章 职业升迁的因素	146
第一节 心 思	146

第二节 勇气	160
第三节 见识	170
第六章 女性的阶层分辨与认同	180
第一节 女性双重角色类型	180
第二节 阶层辨析	191
第三节 阶层认同	201
第七章 女性的职业升迁与阶层认同	213
第一节 心思游移与确定	214
第二节 职业升迁与价值实现	226
第三节 价值实现与阶层认同	231
附录1 访谈问题	236
附录2 初步分析	242
附录3 06A 访谈纪要	271
附录4 分析纪要	280
附录5 分析概念示意图	292
附录6 备忘录(06I)	296
附录7 访谈资料编码(06E)	304
参考文献	307

第一章 导论

近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种现象引起我的好奇：在一些女性抱怨自己社会地位正在下降的同时，另一些女性则相信自己正大踏步地实现阶层上升。我对这一现象的兴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它的探索研究也有5年，我期待着与读者分享这一探索研究的成果。

本书的研究问题是：女性怎样解释她们的职业升迁？包括为什么寻求职业升迁和如何才能获得职业升迁。

本章第一节综述社会分层理论关于女性阶级/阶层的观点；第二节评述女性主义者对女性阶级/阶层的论述；第三节阐述女性阶级/阶层研究的本土意义。这三节对全书是必要且重要的，但读者也可选择先读第四节，那里有对作者本人和本研究参与者^①的介绍，也有对本研究方法和全书结构的认真交代。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对女性阶级/阶层的认定

对于社会阶层划分，存在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前者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对社会分层的决定性意义，后者重视市场能力和市场中的机会对阶级划分的意义。韦伯说，“我们所说的‘阶级’是指（1）共同享有某种具有特殊影响的生活机会的人；就此说来，（2）机会状况是通过拥有商品和收入机会方面的经济利益来表现的；（3）机会状况是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表现出来的”。^② 韦伯的理论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

① 本书将“被研究者”称为“研究参与者”。因为，她们与作者一起反思了女性的职业经历，本书是我们共同的反思成果

② 转引自《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郑杭生 李路路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女性的阶层辨析与认同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早期, 社会分层理论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上: 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 家庭的社会地位完全由其男主人的地位来体现, 因此, 所谓社会分层的制造过程指的是家庭中男主人的职业变动, 与女性的职业变化无关。建立在这样假设上的理论认为, 社会分层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不平等, 而且还是一套保证处于优势位置之家庭通过代际传递使子代报酬与父辈具有连续性的制度安排。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社会分层的问题集中于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① 随着现代家庭的结构变化、女性就业的增加、单亲的女性家庭等新的家庭模式的出现及新的社会现象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 个人的代内职业变迁和机会状况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埃里克森 (Erikson) 提出的支配模型 (dominance model) 指出, 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家庭成员常常处于支配地位, 在双职家庭中, 拥有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成员具有支配地位, 就是说, 如果女人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紧密, 那她就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 她的地位也可以代表家庭的阶层地位。以布里顿和希尔斯 (Britten and Health) 为代表的联合分层模型根据夫妻双方的职业境遇来给家庭进行分层, 家庭的阶级地位不再化约为任何一位家庭成员的阶级地位。^②

但是, 约翰·戈尔德索普 (John Goldthorp) 等主流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者坚持认为, 尽管女性的就业有了很大的增长, 在决定她们的观念方面, “夫妻关系上的阶级” (conjugal class) 比“职业上的阶级” (occupational class) 更有意义, 他们努力证明“已婚妇女的阶级认同, 确实通常与她们的丈夫的阶级位置有关, 而不是她们自己的”。^③ 吉登斯认为, 可以从几个方面对戈尔德索普的观点进行批评, 首先, 在很大比例的家庭中, 女性的

① David B. Grusky “社会不平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社会分层》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 3-4 页

② Szonja Szelenyi “分层理论与研究中的‘妇女问题’”《社会分层》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 599-605 页

③ 吕鹏 “社会分层中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认同——对 30 年来西方社会学相关文献的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7 年第 4 期, 第 67-71 页

收入是维持家庭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所得的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阶级地位。第二，妻子的就业不仅是一种副业，即使一位女性所挣的钱少于她的丈夫，但她的状况还可能是影响她丈夫阶级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第三，只要有家庭“阶级交叉”的存在，即丈夫与妻子所从事的职业分别属于不同范畴，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观点，认为划分男性、女性，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男性女性时，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将他（她）们看做是处于不同的阶级位置。第四，女性是唯一的家庭经济支柱的比例不断上升。^① 亚伯特和莎波斯弗（Abbott and Sapsford）通过调查否定了“女性的阶级情感必然并只取决于与她们共同生活的男人的职业”的论断，指出女性确实有她们独立的主观的阶级认同。若要探讨女性心目中的社会图像，应该从她们本身的阶级属性来测量。^②

从根本上讲，如何确定阶层划分的基本单位与对人类一般概念的确认有关，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说：“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妇女为获得平等、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或倒过来说，不仅仅是对照男性经验而对女性经验的特殊性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明确指出：人类的一般概念不能只归纳为一个形态，不能只归纳为一个男人的形态，一个实际上是指成年的、受过教育的、经济上独立的男人，而应该归纳为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因为男人和女人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用相同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存在与普遍性、实质性的、工具性的合理性结合的统一过程。”^③

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出，家庭主妇与生产方式没有直接联系，她们的阶级地位由她们依赖的男人决定，但是，家庭主妇的依附性将随着她们加入到正规经济中而消失，明确的标准是妇女是否受到资本的剥削，即当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受到资本的剥削才有阶级地位，否则她们的阶级地位由她们所依赖的男性决定。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要面对如下问题：第一，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生产了使用价值，而非剩余价值，如果只有劳动者与资本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

③ [法] 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

直接相关才能确定她们的阶级地位，那么如何认定女性为男性劳动者提供家务劳动？第二，女性在加入了与资本直接相关的劳动大军后不能与男性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她们的阶级/阶层地位如何确定？第三，当女性不断从正规经济中回归家庭，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后现代的职业出现使妇女与生产方式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们的阶级地位如何确定？

迄今，女性的阶级/阶层认定问题既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被取代，有学者将关于妇女在阶级结构中地位的类型学方法归纳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和“以个人为单位的分析”。上述传统观点、支配模型和联合分层模型被划归“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的模型是既以家庭为单位也以个人为单位的分析；“以个人为单位的分析”包括双重制度模型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模式。^①目前，女性主义对女性阶级/阶层地位的分析有如下四种基本立场：1. 仍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但在判断家庭户的阶级地位时也考虑女性的职业和她的其他特征。2. 以女性本身的就业来定位她在阶级体制中的位置，不必参考其他的家人，而发展出测量社会阶层的更适当指标。3. 尝试发展出家庭“消费阶级”测量法，考虑每个家人对生活风格的影响，同时以职业来测量每个人本身的市场地位。这种方法比传统量表更适合用来区分女性的职业。4. 同时考虑女性的就业和她在家里的无偿家务劳动，以定位她在阶级体制中的位置。^②

如何认定职业女性的阶级/阶层？我们困难重重。

第二节 女工的阶级属性

哈特曼（Heidi Hartman）用双重制度模型解释：就业为什么没能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地位，即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妇女依附性的彻

① 参见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性别分层”部分，《社会分层》[第2版]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② 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

底消失为什么迟迟未出现？她通过分析 20 世纪以来在资本家、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男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她说，如果没有男权制度，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也许会直面资本主义，但是，男权社会关系分化了工人阶级，使其中的一部分（男性）被收买，而这种收买是以牺牲另外一部分（女性）为代价的。虽然，在资本面前的男性之间也存在等级关系，但他们却在其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或创造了一种相互依赖性和凝聚力，使他们能够支配女性，即控制女性劳动力并限制其接近基本生产资料的程度和范围。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确立，资本主义将劳动与家庭分离。当资本家倾向于雇佣工资更低的妇女做工人时，男工把妇女看成对他们工作的威胁，男人的反应是排挤妇女，让妇女回家。男人利用他们的劳工组织限制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男工工会拒绝向妇女传授技能，而把技能传授给男孩。在美国，1870 年，印刷工会曾给纽约市妇女分会发了执照，但是 9 年后，它垮掉了，因为尽管女会员支持男会员，男会员却不支持女会员。

哈特曼指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过分强调资本家的作用，忽视了男工自己使这种划分永久化的作用。男工通过工会参与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和家长制职业结构。女工们被资本家和男工们联合驱逐到低技能、低收入的岗位，或者直接回家。哈特曼问：为什么在资本面前男工排挤女工，而不是支持女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呢？

她解释说，男权制的组织规则和形式是生产和公共领域的成熟机制，早在 16 - 17 世纪就出现过男性职业上升、传统的女性职业逐渐消失的情况，当时就是通过等级组织、新的科学技术垄断和国家援助而进一步巩固的，比如酿造业。酿造业的男性组织了一个联谊会，请求国王给予垄断权，并成功地迫使许多小型酿造厂买他们的产品。而且，城镇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之前，家庭工业体制盛行，男人往往是家庭工业生产单位的领导者，他们组成行会，这种行会具有社会和宗教职能，也具有工业职能。在某些女性行业，如女帽业的女性也组成行会，但许多女性行业难以组成强大的行会，因为她们的技能不容易被垄断。在整个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男人作为雇佣工人能更好地把自己组织起来。

为什么男人有更好的组织才能？哈特曼的解释是，家长制社会关系的发展是得到国家和宗教支持的，他们被确定为家长，代表家庭与国家机构发生关系，而且他们也是生产领域的领导者，“男人的组织知识是从他们在家里和在分工中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

哈特曼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制度的协同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它们都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它们的合作将“工作”依据男人的特点和组织特点来界定其重要性，赋予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公共领域更重要的价值，将女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视为私人领域给予轻视，进而重视男人的角色和角色经验。女性的家庭责任使得她们难以竞争报酬丰厚的工作，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以性别隔离为基础的职业结构，随着这种隔离的制度和性别之间工薪差异的出现，女性没有选择，只得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凡此种均均是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结合的产物。^①

哈特曼将自己的理论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联姻”，认为这是“迈向更为进步的联合”。^② 总之，双重制度模型不再假定一个女工与一个男工一样仅仅受到资本的压迫，而是指出男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联合使女性受着双重压迫。女性因而从资本发生作用的时刻起就身处“是工人也不是工人”的困境，陷入群体归属的迷雾中。

许多研究成果支持了哈特曼，比如，对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劳动就业情况研究发现，当出现了靠剥削致富的资本家、大企业、大规模生产和技术进步后，那些较高技术水准的男性工人迫使老板付给他们足够养家糊口的报酬，家庭工资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的标志，这一经济变化引发了一些政治和文化的连带后果。从政治角度讲，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保护性立法，对男女的同工范围加以限制，从而对劳动市场中的性别分层产生了长期影响。美国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几乎从未得到广义给付家庭工资的工作，政府的保护性立法和行业政策阻止她们进入这些职业，因此，

① 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1997年

② Heidi Hartman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联姻：迈向更为进步的联合”《社会分层》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591-599页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男性白人享有的高额家庭工资是由女性或有色人种的工人负担的,家庭工资实际上是在不减少资本利润的前提下,将某个工人群体的剩余劳动收入转移给另一群体的方式。^①

对中国近代劳工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20世纪20~30年代,广州的女工,尤其是纺织女工认为工会由男人把持,在与资本家的冲突或谈判中往往最终只代表男工的利益。一次,工会领导没有理会女工的要求,只是成功地提高了男工的工资,使之比女工的工资高出许多。特别是当女工工人发生冲突时,工会领导人则站在男工一边。女工觉得要工会没用。^②

显然,双重制度理论揭示了女工、男工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令人信服地论述了男权制与资本主义结合对女工职业群体归属产生的限制作用。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显然忽视了男权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或者说,分层理论家被职业女性复杂的工作经历难住了,他们放弃了提升女性工作经验的努力,只简单地将职业女性归属于家庭。当他们的理论遇到挑战时,他们则争辩说“自己所使用的‘阶级图式’不考虑性别,因此,没有什么要指责的。阶级分析要讨论的只是阶级而不是性别,不要苛求他们的阶级图式能解释和性别有关的现象。”^③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工业化以来,女性就业者并未通过就业获得与男性相当的群体归属经验,从而真正“走出家门”成为独立的阶级/阶层成员。男女两性间的这一“职业”意义差距被体现在社会分层理论中:职业被确定为男性阶级/阶层划分的唯一标志,而在女性则不是,女性阶级/阶层依其丈夫的职业确定,职业女性并不与同一职业的男性属于一个群体。简言之,一方面是双重制度下女性的“非职业群体归属”特征,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层理论对这一特征的知识化。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

① 刘霓,“对妇女地位的经济学分析——兼评《美国经济中的种族与性别》”《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77-80页

② 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年)的性别、政治文化和妇女动员”《性别与中国》李小江等主编,三联书店,1994年

③ 吕鹏,“社会分层中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认同——对30年来西方社会学相关文献的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4期,第67-71页

均难以听到来自职业女性的声音,换言之,虽然女性与男性一样就业,但她们不能成为阶级/阶层代表,甚至不是独立的阶级/阶层成员,除了由丈夫代表的家庭外,她们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群体。她们没有群体发声,就等于失去自身利益的表达权和对社会政策的发言权。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的对象是职业女性,研究的关键词是“性别”、“阶级/阶层”,研究的核心是女性的阶层认同,切入的角度是兼顾职业与家庭的女性如何获得职业升迁。关于本研究的意义,读者是有发言权的,我在这里交代自己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做一个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处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曾有四次对“妇女回家”、“阶段就业”的全社会大讨论。^①“妇女回家”、“阶段就业”的支持者不仅支持“牺牲妇女利益,换取经济发展”,而且主张恢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②回溯历史,“妇女回家”的观点一直隐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③因此,只要遇到适宜机会,“妇女回家”的观点就会以不同方式被提出。

“妇女回家”是把女性人口作为另一阶级/阶层来看待的,这是基于性别的分层,即性别分层。20世纪90年代,我看到“妇女回家”的观点一再被重提,从而开始关注性别分层,虽鲜有成果,但一直坚持。

1995年和2000年,曾有两次全国范围的社会分层调查,了解人们头脑中建构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前一次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即使有受访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也难以归纳出普遍认同的分

① 刘伯红,“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综述”《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

② 蒋永萍,“世纪之交关于‘阶段就业’‘妇女回家’的大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2期

③ 夏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争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39-46,75页

层结构,这说明,当时人们还未能明确感觉到群体之间确定的分类界限的存在。后一次调查则发现,一个高低等级排列、类别界限清楚的社会分层在人们头脑中明确起来。^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度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得社会分层知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性传播。这时,妇女研究者发现,这个报告是以家庭为阶层划分基本单位的,报告中没有不同性别的数据出现。^②对此,妇女研究者的反应是,要对女性做阶层划分。有人将女性划分为9个阶层;^③有人将“非正规就业者”包括在内,把“在业女性”划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下中层和下层等五个群体。^④我也曾做了“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⑤但是,这些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未质疑传统社会分层的理论假设,如前所述,这些假设是:家庭是分层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社会地位是由男性户主的地位决定的;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地位是由她们所依附的男性的地位决定的;女性的地位是与其丈夫的地位平等的。^⑥

从“妇女回家论”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对女性的忽视,从性别分层到社会分层,社会科学话语逐渐修正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革命话语”中“妇女归属无产阶级”的表达。^⑦

① 李春玲,“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李友梅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②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③ 严翊君,“妇女阶层分化与重构”,《中国妇女报》,2003年3月17日

④ 王小波,“试析中国女性群体的分化与分层”《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5期,第12-17页

⑤ 王凤仙等,“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北京市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⑥ 戴维·格伦斯基(David B. Grusky)编,《社会分层》(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⑦ 我国的社会分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9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点;1957年至1978年,我国社会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这是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80年代中期,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开始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这一过渡时期可以称之为第三阶段;1980年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大讨论,这是第四个阶段;1990年代至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国内分层研究模型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阶层研究也经历了阶级分层、政治分层、阶级/阶层回归和社会分层多元化的过程。(参见李强 邓建伟“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学海》(南京)2002年第4期P77-83)

妇女归属无产阶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在受到阶级压迫的同时遭受男性的奴役，妇女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可分。所以，“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妇女回家”显然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

面对性别分层和社会分层，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必要的。盖尔·鲁宾早在30年前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她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性别压迫视为资本主义继承以前社会形态遗产的一部分，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性欲关系”能够而且必须同“生产关系”区别，即历史的决定因素最终是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认为，在特定国家人民的社会组织是由这两种生产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劳动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发展阶段。令人遗憾的是，在恩格斯的书里，人类自身的生产总是倾向于消失在幕后，他没有对自己的设想做继续的研究，我们应该沿着恩格斯指出的方向走下去。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就如同人的食物需要一样，性与生育的需要几乎从来不是在“自然”形态中被满足的，什么是食物，什么是性，都是由一整套制度决定的，每个社会都有某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有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不是“自然”完成的。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表达也用“生育方式”和“父权制”，但是性/社会性别制度更能够表达恩格斯所区分的两种生产，它是表达与“经济制度”并行的“性的制度”，性/社会性别制度不能用经济力量来解释，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涉及面大于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生育关系，而且，它是一个中性词，不像“父权制”那样反映着性欲关系压迫方式的不可避免。性/社会性别制度可能是性平等主义的，也可能是社会性别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